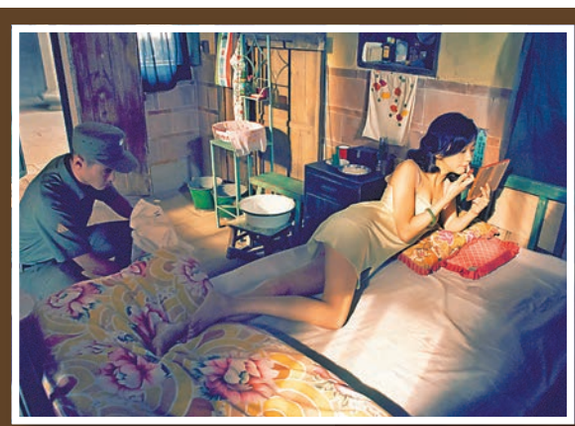
《軍中樂園》 鈕承澤 凝視歷史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小時候讀余光中的《鄉愁》，懵懵懂懂的，始終不解。直到最近看了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鄉愁被具體化了，片中老兵對着海峽另一端的張望吶喊，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個人命運在大時代下微不足道。余光中畢竟是幸運的，他還能以文字控訴時代，但老兵們隻字不識，青春歲月皆在金門這個小島上付諸東流。

金門對出的那片大江大海，叫一代人唏噓心痛，而金門島上那些曾經駐紮過的老兵、生活過的人們，他們的故事值得一再翻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場地：The Mira Hong Kong



鈕承澤拍《軍中樂園》，總有點格格不入。人稱豆導的他，脾氣有點暴躁，演員出身，後來當起導演，作品圍繞喜劇愛情，觀眾看了會笑一笑，但今次，觀眾對他又有了新想法，原來豆導也能讓大家哭。

所謂的軍中樂園就是指軍中特約茶室，俗稱「八三么」，是台灣官方設立的軍妓制度，撫慰一眾飢渴的士兵。電影便以「八三么」為引子，透過男男女女的情慾，說盡一個時代的無奈。

從性喜劇開始

會拍這麼一段沉重的歷史，是偶然，也是非做不可。「雖然我是導演，也是電影的主要投資者，看似有權力選擇題材，但隨着自己年紀愈大，隨着《軍中樂園》這件事，我才發現，不是我選擇了它，是那個時代選擇了我。」鈕承澤悠悠地拋出這句話。

2004年，一個老先生投稿參加徵文比賽得到首獎，徵文比賽的題目叫「我的第一次」，他寫的文章叫《軍中樂園秘史》，寫當年他在服兵役時因緣際會被調去了「八三么」這個神秘的單位。「對我們那一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好像是一個傳說，但它又是一個確實的存在，講到它，總是帶有一點神秘、一點香艷、一點不潔感。」鈕承澤沒去過這個地方，但聽過太多相關的故事，而那篇文章也為他打開了一道門，讓他看見真正在裡面生活過的人的互動，「欸，這個拍成電影應該會蠻有趣。」當時的他沒想太多，只想拍一部小成本的性喜劇，但台灣那時電影業慘淡，他也沒有能力去拍一部電影。

■導演鈕承澤 伍麗微攝

後來，他經歷了父親過世的悲痛，他形容父親過世那天，他進入了父親心中，並開始想像父親的一生。「他在北京出生，我想像他怎麼走在胡同裡，怎麼跟他的母親相處，他又是以甚麼樣的心情報考了軍校，被帶上那輛車裝上那條船，然後被送到台灣。」父親是個畫家也是個軍人，鈕承澤從小看着他得獎、看着弟弟出生，這些尋常人覺得幸福的時刻，他卻覺得父親從不快樂。父親臉上只有哀愁，只有在跟外婆講到北京、講到後海，或在台灣與老朋友重逢，一起聊天時講着家鄉的種種，「我才從他眼裡看到一抹光彩。」

很年輕時，父親患了罕見疾病——漸凍症，他身體開始扭曲、萎縮。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還沒住進醫院，那時候內地改革開放，他透過朋友聯繫到北京的家人，開始互相通信。那時鈕承澤每天回家都看見同一個畫面：父親坐在桌子前，手已經沒法握筆，但他就是抓着筆，一筆一畫地寫着家書。而那時的一通電話，也讓鈕承澤至今難忘。他猶記得當京劇學者的三叔從德國打電話到家裡時，父親雙手接過話筒放在嘴邊，一直不說話，突然痛哭起來，像一個小孩。「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他這樣。」

後來父親肌肉萎縮到不得不送入醫院，醫生說他可能很快就會離開，家人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可是父親靠着一個呼吸器硬生生活了二十年，他意識清醒，但不能說話、不得進食，「他走的那一天，我進入了他，想像他這一生，他來台灣後的心情，他如何地憂鬱，我真的覺得他好可憐。我開始對那段歷史或那一代人的命運有了一種想要為他們說些甚麼的心情。」

鈕承澤說，父親這樣的人如果不是生病，他還是幸運的，真正悲慘的是像電影中老張這樣的人，他們是純樸的農家子弟，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母親會做甚麼菜、想着要娶隔壁家的媳婦、開始幻想未來生活時，卻被捲進了時代的洪流，從一個少年被訓練成一個殺人的機械。「他們被關在這個島上，看着對面的家，卻再也回不去。他們如果活下來，往往也很悲哀，因為語言有點障礙，脾氣又臭又硬，雙手染着鮮血，心裡卻還是當年被帶離母親身邊的那個少年。他們從那一刻開始，有個人格再也沒有長大，無妻無業無家，晚年流落在社會底層，不被人理解。」台灣有本省人外省人，有藍有綠，本省人是1949年前來的，大部分是福建人，外省人是1949年跟着蔣介石過來的上百萬人，每到選舉，這個族群問題就會被操弄，就會看見這些老兵們的無助與憤怒。

被糟蹋的時代

「我很心疼他們，題材在醞釀時，我決定要加一條老兵的線，我想為他們說點甚麼。」那時劇本還沒出來，他去拍了《艋舺》、《愛》，票房都不錯。《愛》在內地紅翻天，他邀約不斷、資金也不少，打算拍一部大型的動作片、找一個大的團隊來做，但那時心裡突然打住了，想拍一些不一樣的，「好吧，那就拍一部小片。」想着想着，《軍中樂園》浮上心頭。那是2012年，他去了一趟金門，聽了很多故事、做了很多採訪，每個故事都讓人起雞皮疙瘩。「我們看着金門這個風光明媚的小島，昔日的戰地、今日的酒鄉，我們看見大量的設施、儀器，像戲裡鍾華興分派到的翟山坑道，又黑又暗又潮濕，一直走，往下竟有一個地下室，下面有一條水道，盡頭有光，是通往外海的出口。坑道裡的牆面不平整，是手工鑿刻出來的，軍方可能想像，當戰爭發生時，這裡可以發揮一些功能，於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被關在那裡，忍受着那環境，身上生出疹子，水盆在床邊飄。有多少的青春人力物力被關在那裡，可是荒謬的是這個設施沒有被使用過一次，換句話說，在這風光明媚的小島上，長期有十萬大軍駐紮，包括老張、小寶、華興及一群性工作者，因為這個時代，他們被壓抑、被扭曲、被糟蹋，還有這島上的人的命運，他們一直在準備、等待着一場戰爭。」

這段經歷，鈕承澤說得激動，如同戲裡一直鋪排、突如其來的高潮一樣，讓人心酸。他一直說這是一部「政治不正確」的電影，不符合台灣近年強調的本土性，題材又稍為敏感、不一定能在內地放映，他心中沒有把握，一度想放棄拍下去。「但我放不下，如果今天不拍，大概以後也不會有人拍它，那這段歷史誰會拍？我不覺得有人會拍，因為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那如果我不拍，這段歷史會被遺忘，那些人的心酸永遠不被看見，所以我要堅持下去。」

電影終於上映了，鈕承澤最近又有一些感受，「現在看似豐衣足食，但實際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崩壞的世界裡，看看非洲、看看中東，那裡每天都有人被炸死，看看我們的民族，明明血脈相連，現在還是充滿分歧，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有些傷口從來都沒有癒合過，我們沒有正視過，以為都過去了，但其實一直都在，結從來沒有打開過。」

惟望電影可以打開一扇窗，觀眾得以凝望歷史，去理解、去珍惜當下這個時代。

光影記事

文：鄺文峯

大肉羅漢齋 《麥兜：我和我媽媽》

小時候飲茶，家人最愛點「羅漢齋鴨掌」，兩圍枱，閒閒吔食上十籠八籠。後來家人煮齋，總會加入蠔豉、鴨腳、瑤柱或者金華火腿等。從小到大，有個問題總是不痛不癢地縈繞着我：明明是齋，為何要加肉呢？最近看《麥兜：我和我媽媽》，開始有點頭緒。

麥兜系列電影之中，食物一向是個有趣的題材。猶記得那個令人暈眩的「雞包紙包紙包雞包雞包紙」，還有那好笑又諷刺的「午餐常餐快餐特餐晚餐」。《麥兜：我和我媽媽》也不例外，繼續食個不停，但這次不再是喋喋不休式的笑話，比以往少了一分幽默，卻多了一分世故。麥太為了哄小朋友食齋，教一眾媽媽煮「大肉羅漢齋」。簡單來說就是以齋扮肉、以肉扮齋，令小朋友以為齋像肉一樣美味。真的真不了，假的也假不了，這道菜本來平平無奇，麥太教煮餸亦非新鮮事。但一道大肉羅漢齋，淡淡然埋下一個關於真假的問題，貫穿整套電影，甚至叫人久久未能平靜下來。

麥兜以為媽媽中了六合彩，可以帶他環遊世界。麥太為延續他的希望，不斷帶他去假旅行。每次出街兜幾個圈，然後回到佈置得像酒店一樣的屋企。直到麥兜長大了，開始懂得媽媽的用心，同時發現自己說不出是否真的發達了到底有何分別。而他亦分不清，那些旅行，到底哪次是齋，哪次是肉。後來麥兜自己到世界各地旅行，去到小時候媽媽帶他「去過」的地方，驀然發現，再好的肉，也及不上媽媽的齋。這種簡單純真的感動，意味深長。

又有一次，麥太為謀生計，欺騙麥兜他們要扮窮保持低調，於是到電視台做臨時演員，飾演勾心鬥角的後宮。那

種宮廷鬥爭本來已經充滿香港特色，加上麥太七情上面，拖着傻下傻下的小太監麥兜，一個強裝陰險狡猾，一個不知天高地厚，拼湊起來，反而碰撞出陣陣溫情。更重要的是，麥兜長大後，將小時候這張劇照貼在房間，紀念這場「金豬肉孽」。演戲當然是假，但我相信，對麥兜來說，這張照片又是另一碟大肉羅漢齋，令人心頭一暖。

世事從來難分真假，但是否每件事都要分得清清楚楚呢？或許這與年紀和歷練有關。麥兜系列電影一向老少咸宜，進場看戲的很多都是一家大細，小朋友當然見齋是齋，見豬是豬，單單是麥兜傻乎乎的樣子，就已足夠令他們發出此起彼落的笑聲。但對成年觀眾來說，當我們和麥兜一同長大，不再執着事情的真偽，開始明白哄騙的藝術，肯定再也笑不出來，然後默默感激小時候那些天真無邪的謊言，默默想念屬於我們自己的大肉羅漢齋。

影音館

文：大秀

《鼓動真我》 HOW TO BE GOOD？

今年初在美國辛丹斯電影節大放異彩的《鼓動真我》（Whiplash）即將在港上映。故事主人翁Andrew（Miles Teller飾），在單親家庭成長，一直由父親照顧。Andrew兒時已愛上打鼓，以Buddy Rich為偶像，要考進音樂系最好的學校。後來他得到賞識，獲得Studio Band的正選鼓手位置，然後就是不斷地學習和表演，從中找出自己的出路和生計。但Andrew做夢也想不到會遇上魔鬼教頭Fletcher（Jk Simmons飾），為了谷出學生的潛能，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沒朋友、可以不談戀愛，只為求道。

原聲大碟的設定非常有趣，雖說電影中的Studio Band玩的都是爵士Standards，不過，卻沒有完全沿用舊歌，有新曲有舊Standards，是新舊混雜的摩登Standards風格。清晰分開三個段落，配合故事推進，分別是「I want to be one of the greats」、「If you want the part, Earn it」和「He was a beautiful player」，最後才是片中採排的片段。大部分樂曲由Justin Hurwitz創作，只有〈Caravan〉和〈Intoit〉分別由Duke Ellington和Stan Getz演奏。Big Band Swing的主體就是管樂和鼓，所以，當年Buddy Rich和Gene Krupa的樂隊差不多以這為核心，暴烈激昂的管樂下就是齊整兼具爆發力的Drum Solo，讓人身體禁不住隨着節奏而動。

電影中，Andrew和Fletcher在對話裡經常提及已故爵士巨匠Charlie Parker在年輕時曾遇上鼓手Jo Jones。當時，年少無知的Charlie Parker沉溺在自我的演奏裡，大玩Passing Chord、又轉調，完全視在場的樂手如無物。自High過度，甩晒Beat，無名火起的Jo Jones將個cymbal（鈸）擲到Charlie Parker腳前（並非電影中說的當頭一擲），Fletcher說沒有這件事，肯定造就不了將來偉大的Charlie Parker。Fletcher強迫學生要音準、要放好樂譜、要準時、要練習、要認真，這是育成「專業」的最低入場費。說他是惡魔，其實他最傳統。